



YINGHUA

与谁初见，谁自欢喜

樱花落 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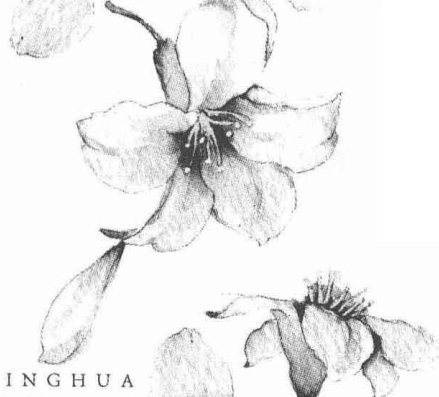
LUOHAIYANG

一部关于爱的小说，一段关于爱的旅程

微酸袅袅

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YINGHUA

与谁初见，谁许誓言

樱 花 落 海

LUOHAIYANG

青春永驻之殇，谁许誓言成空

▲微酸袅袅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樱花落海洋 / 微酸袅袅著. — 北京 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5112-4469-7

I. ①樱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7661号

樱花落海洋

著 者: 微酸袅袅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审人: 孙 献 涛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(原崇文区)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(咨询), 67078870(发行), 67078235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字 数: 216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3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4469-7

定 价: 25.00元

目录

CONTENTS

樱花落海洋

001/

楔子

004/

第一回

不止食物，任何
东西都有赏味期限

023/

第二回

当时年少春衫薄，还以为
你是那羞耻的一枝花

043/

第三回

有的姑娘想要敲锣打鼓的爱
情，而你却只想能安静地走开

059/

第四回

我想要保护你，保护
你坠毁的温暖星球

079/

第五回

那些时光里，算不清
到底是谁亏欠了谁

098/

第六回

回忆像呼啸而过
的火车，开往青春年少

118/

第七回

誓言像一条船，
到不了彼岸或许就沉没



137/

第八回

只要一个明朗的态度，就可以说服自己为你披荆斩棘，至死方休

156/

第九回

我们真正爱了，真正难过了，原来也就只有那几年

178/

第十回

如果相聚不是为了离别

202/

第十一回

海海人生，白云苍狗，我却只有你了

221/

第十二回

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

241/

第十三回

青春的彼岸，盛夏正一步一步消散

260/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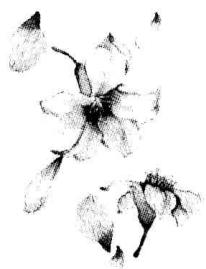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四回

开心的开心果给你，不开心的不开心果给我

278/

后记

重复别人的青春等于白活一场



楔子

▼
他以为，
他再也不会爱了……

YINGHUA

与谁初见，谁许誓言

LUOHAIYAN

芸芸众生之间，或许早已注定

3月的沪城，仍是春寒料峭。

虽然街上已经有身姿窈窕的少女脱掉了厚实臃肿的冬装，穿着短裙和薄衫上阵，但南澄还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，穿着千鸟格的咖啡色羊绒大衣，围着灰蓝色的长围巾，衣着的保暖效果远远多过为外表加分。

苡米一见她就忍不住道：“你说你好好一大龄少女，干什么整天把自己打扮得灰头土脸的？”

“这样才能衬托你宋苡米的美丽呀。”南澄厚着脸皮挽住苡米的胳膊，凑近她时闻到她身上散发着极浅极淡的花草香气，闭上眼睛好像整个春天都在鼻息间舒展开来。

“换香水了吗？和你以前风格不太一样。”她吸着鼻子仔细分辨，“这香味，好像有些熟悉……”

“像不像我们以前读书时，校园里的春天的感觉？”

南澄想起来，学校里有两棵树龄悠久的樱花树，每到春天就前赴后继地开花，大片大片的花朵像粉色的云雾一般缭绕在枝丫上。樱花的香气很淡，可是光用眼睛看着，就好像能闻到那种浅粉色的香气。

“这款香水主要香调是京都纳西樱花和巴西粉红葡萄柚，我在柜台试用时一下子就想到了我们的高中……唉，虽然现在的我比那时候要好太多了，可还是会忍不住怀念呢。”

苡米很少这么感性，她叨叨地说着，南澄恍惚地听着，鼻息间的樱花香和清新的葡萄柚香气好像突然浓烈起来，将她周身都笼罩。世界褪色成耀眼的白色，而在遥远的视线尽头，一点点的粉和一点点的绿越染越深，越扩越广。

十六岁，十七岁，十八岁，人生中最美好最纯真的三年，被层层叠叠的樱花瓣覆盖。微风吹过，花瓣片片飘零，又美又伤，像最好最

盛时分的青春。

那个穿白色衬衣奋力奔跑的少年是谁呢？皱着眉头，抿着嘴角，略长的刘海一缕一缕地贴在脑门上，白皙的肤色被阳光晒得隐隐发光。

他回过头对少女时的南澄说：“跑快一点啊南澄，再不快一点就赶不上开场了！”

南澄的呼吸渐渐紊乱起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怀南，我跑、跑不动了。”

怀南……顾怀南？十七岁的顾怀南？——不，不不，这都是幻觉！

南澄屏息，闭上眼睛，再睁开眼的时候幻觉已经消失，苒米睁大眼睛望着她：“你站在路中间发什么呆呢？”

“没……没事。”南澄眨了眨眼睛，镇定心神后露出一个暖暖的笑容，“走，血拼去。”

她挽着苒米，步子迈得大大的，继续高高兴兴地往前走，可是心里好像始终缺了一个角，风吹过的时候有一种换牙后只剩一个空牙床的轻微疼痛感。

苒米在漂亮的裙衫间穿梭，南澄手里拎着几件准备试穿的春装走进更衣间。拉上布帘，站在明亮的暖黄色灯光下，她直视镜中女子平静的脸孔，再找不到刚才幻想中的少女脸上所拥有的那层皎洁又柔软的光芒了。

不过确切地说，刚才的场景并不算幻想，更像是一场回忆的海市蜃楼——多年前的情景折射在多年后的女生眼前。

那时候年少的顾怀南对南澄说：“跑快一点啊南澄，再不快一点就赶不上开场了！”

而多年后的南澄终于明白，很多事情以为跑快一点就能赶上，其实在说这句话的当下就已经来不及了。



YINGHUA

与谁初见，谁许誓言

第一回

不止食物，任何东西都有赏味期限

LUOHAIYA

芸芸众生之间，或许早已注定

▼
他以为，
他再也不会爱了……

南澄皱了皱眉，睁开眼睛，才发现自己竟然在南宇的床前睡着了，夕阳的余晖透过百叶窗，正温柔地在他脸上画出斜斜的光斑。

南宇是南澄的父亲，四年前突然脑中风，导致半身不遂且丧失了语言能力。为了便于治疗，他常年躺在医院里。

每个月医疗支出不菲，幸好父亲早年经商，南家还有些家底，继母安萍也从未在这个方面克扣，不然以南澄刚毕业的收入，实在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

南澄对南宇的感情是复杂难明的。父亲身体健康时忙于生意应酬，他们父女很少有时间好好坐下来聊天，就算有这样的机会她也不敢说什么，她只敢远远地看着弟弟南澈向他撒娇玩笑。他中风后，对着无法做出任何反应的南宇，南澄反而觉得轻松自在许多。

南澄喂南宇吃过晚饭才离开医院，刚上公交车，沈洛的电话就进来了。

“你在哪儿呢？怎么还没到？”

“我刚从医院出来，已经坐上车了。”南澄说。

“我朋友他们都到了，就等你一个了，你快点呀……”

南澄握着手机，听着沈洛在电话那头抱怨，望着窗外的木兰花树竟然走了神。这两日天气放晴，气温一下子升到二十几摄氏度，原本含苞待放的木兰花似在一夜之间绽放，硕大而洁白的花朵招摇地立在枝头，像一只只羽翼雪白的鸟。

“南澄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”电话那头传来沈洛不悦的质问。

“嗯……有。”南澄回了神，“我很快就到了，等会儿见。”

“那你快点吧，我挂了。”沈洛的脾气好像都撒到了棉花墙上，没有任何回应。

南澄收了电话，带着一点暖意的春风从开了一小半的车窗外钻进来，拂在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清爽感觉。

沈洛是南澄第一个正式的男朋友，他追了她三年，直到大三下学期南澄才下定决心给彼此一个机会。

也不是没有过甜蜜的时光，像普通恋人那样吃便宜但好吃的路边摊，每周二看半价电影，临近考试时一起上自习，晚上一起手拉手在灯火昏暗的校园里散步。

但，好时光似乎从来都短暂易逝。

如果让宋苡米看到南澄接沈洛电话时唯唯诺诺的样子，她肯定又要忍不住问：“你们怎么还不分手？”作为南澄最要好的亲密女友，苡米和沈洛互看不顺眼，恨不得对方永远消失在南澄身边方才大快人心。可让她失望的是，南澄从没有想过要和沈洛分手。

他是她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朋友，她也希望他会是最后一个。

南澄讨厌改变，讨厌让自己重新去适应陌生人。

“你不会还有处女情结吧？……喂，老实说，你和他有没有……嗯？”苡米曾神情暧昧地这么问过南澄。

南澄避而不答，笑得有些尴尬，转移话题：“你第一次喜欢别人的时候，有想过有一天会不再喜欢他吗？”

“虽然是没想过这种问题，但是谁都知道，初恋是不长久的吧。”苡米拨了拨长发说，“所有的爱都是一个从心动到逐渐乏味的过程，大同小异，看多了就知道没什么特别的，第一次和第十次，没什么差的。”

南澄没搭腔，她不知道苡米说的到底对不对，但是她知道自己的心理和大多数人相比是有偏差的。她太过执拗，讨厌或者说恐惧改变。第一次发现自己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耗尽了全身力气，斩断所有退路，

没想过有一天会不再喜欢他，也没有想过两个人是否合适、是否有未来。

悲剧的是，她的执拗却没有匹配同等的勇气，无法不管不顾、毫无条件地去追寻某个人的脚步。

苡米不是没嘲笑过南澄的死脑筋，觉得她像是穿越而来的古人，一生谈一次恋爱，只和一个男人睡。

“现在谁不是换了至少三四个恋人才修成正果的啊？就算修成正果了，还要抽空探出墙外来尝个小禁果什么的呢。人生又长又无聊，盯着一个人你不烦啊？”苡米对南澄“从一而终”或者说“一根筋到底的感情观”很不以为然。

“你没错，可是我没有办法……只要他不提分手，我就不会和他分手。”南澄没办法成为像苡米那样洒脱的女生，并且，她不分手的原因也不尽然是苡米想的那样。

“如果顾怀南回来了呢？”苡米冷不丁地问。

南澄愣在那里，须臾之后才又用不急不缓的语气说：“他回来了，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”说到后来，她的声音变得极轻极薄，像是一碰就碎的薄冰。

心痛止于六年之前的某个夜晚，自他之后的任何人，A 或者 B，好像都没什么差，所以她没有和沈洛分手的理由。

南澄到达约定的火锅店包间时还没有开席，但气氛已经很热烈了。

今天是沈洛和几个大学时要好的兄弟聚会，各自带了女朋友或者女伴，满满当当坐了一桌。因为是同校，沈洛又轰轰烈烈地追了南澄三年，所以在座的男生她都认识，有一个叫韩青的，说起来还是她的高中校友。

“南澄真是当代女性的楷模，长得漂亮不说，还温柔贤淑，沈洛你能追到她真是福气！”与沈洛同寝室的张小飞喝得脸红脖子粗，与沈洛干了一杯，仰头就喝了个干净。

沈洛也一干为净，笑咪咪地看着南澄，忍不住伸手搂了搂她的腰。

南澄下意识地缩了一下，至今她仍不习惯过分亲密的肢体接触，哪怕那个人是她的恋人。

沈洛的笑容僵了僵，没说什么，转过脸继续与兄弟们喝酒、吹牛。

蓝色的炉火舔舐着锅底，翻滚的汤底不时浮起半截大葱或者煮烂的番茄，蒸腾的热气让房间里充满了食物的香气与酒气。吵闹的说话声渐渐与那热气模糊成了一片，南澄再次走神了，直到那个又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再次被人提起。

“……说起校园恶霸，你们是没见过顾怀南——高中和我一个学校的，他看谁不爽就打，曾把人打得肋骨断了好几根……最下贱的是据说有个很老实的女生，被他玩弄得很惨……南澄，你应该也知道吧？”韩青说得唾沫横飞，一脸期待地看着南澄，希望她再爆点什么猛料，增加他话里的可信性和爆炸性。

“……是吗……不过这都只是传言，未必是真的吧。”南澄笑得有些尴尬，她不确定韩青所听到的传言里“很老实”、“被玩弄得很惨”的女生是不是她，但是高中时和顾怀南的名字常常联系在一起的“老实女生”，似乎也只有她了，庆幸的是韩青因为时隔已久，记不起女生的名字。只是这谣言，夸张得实在有些离谱。

“苍蝇不叮没缝的蛋，如果他行得正做得端，传言怎么来的呢？空穴来风？”大约是现实一次次给人以打击，沈洛大学毕业后越发显得“愤青”。

南澄默默无言，只是垂下眼，少年顾怀南的脸孔又再次无比清晰

地出现在她眼前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像是在嘲讽地问她：“怎么样？试了这么多人，是不是还是觉得我最好？是不是到现在都还是很想念我？”

心里像有千万根细针在扎一般，痛觉早已麻木，只是创口密密麻麻的，让人觉得毛骨悚然。

就这样边吃边聊，散场的时候已经接近十一点，住得近的直接打车走了，住得远的提议去 KTV 唱夜场，困了就在附近开个房。

“反正都带了女朋友，也不怕无聊，嘿嘿。”张小飞猥琐地笑着说。

“对啊，这么晚回去吵醒室友也不好。”另一对男女朋友也赞同。只剩下沈洛这一对了。他看向南澄，南澄还是那副温婉淡然的樣子：“你们去吧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不习惯在外面过夜，何况明天还要早起上班。”

“反正都这么晚了，和过夜也没什么区别。而且你都这么大了，一次两次也不要紧吧。”沈洛耐着性子说服她。

“不行。”南澄还是拒绝，并且语气非常坚持。

“不会吧？你们在一起都这么久了……”张小飞从他们的神色间看出异样，没有继续问下去。

沈洛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，烦躁地说：“你瞎猜什么？南澄家教严，不喜欢在外过夜。你们去吧，我先送她回家。”

气氛变得有点尴尬，众人在路口分别，沈洛拦了辆出租车，没招呼南澄就坐了进去。

南澄和司机说了她家地址后也没再说话，抱着胳膊望着窗外，璀璨的灯火在飞速的奔驰中模糊成了一条绚丽的彩带。

她和沈洛并排坐在出租车后座上，可是中间却隔了很大一个空，好像那里还坐着另外一个人。身体上的距离是三十公分，但是在心理上来说，那三十公分就像三十亿光年那么远。

南澄下车之前沈洛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在你心里我算什么。”

南澄愣了一下，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金额足够的纸币递给司机，然后下车。

“你是我的男朋友。”

她的回答就像一个冷笑话，所以沈洛最后非常非常无力地笑起来：“南澄，你的心在哪里呢？我怎么觉得我从来就没有捂热过它？”

弟弟南澈在外地读大学，家里只有继母安萍。南澄怕吵醒安萍，小心翼翼、蹑手蹑脚的，却还是在打开房间门时不小心踢翻了什么，发出不小的声响。安萍的房间里传出几声咳嗽。

南澄僵在那里，过了几秒才又继续动作。

直到平躺在自己的床上，闻着自己的被子上熟悉的气味，南澄的心跳才渐渐地平缓下来，喧闹的脑海也回归了波澜不惊的常态。

沈洛最后那句话让她觉得有点难过，倒并不是他误解了她，他的话刺痛了她——恰恰是因为她觉得他说的没错，所以才有点难过。

南澄会接受沈洛，更多是源于感动，而不是心动。她设想过她之后的人生——找一个人结婚、组织家庭、生个孩子，这都是人生必经的过程，她不可能会和她喜欢的人在一起吧，那么和谁在一起不是在一起呢？

她不讨厌沈洛，他对她很好，他们有相似的成长背景和匹配的条件，这就足够支撑一段婚姻了吧。

沈洛问南澄她的心在哪里，说真的，这个问题她没有办法回答。苡米曾说她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心动也变成越来越困难的事，而对于认死理的南澄来说，她的心曾为一个人狠狠动过，后来就一直心如止水。而正因为她曾经心动过，所以她知道什么是心动，所以她知道她对沈洛有依赖，有留恋，可是，确实没有心动。

但，谁说奔着婚姻去的恋爱里一定要有心动呢？稳固的夫妻关系通常都不是靠心动维系的呀。

南澄有点烦躁地用被子捂住头，不愿再想这些事情。

第二天南澄醒得特别晚，她琢磨着是因为又梦到了那场樱花雨吗？

梦里漫天飞扬的粉白色花朵，轻盈的，娇嫩的，脆弱的，来势汹汹如同一场漫天灭顶的海啸，落在她身上时却又是那样的温柔与轻巧。极淡极浅的香气，要一次又一次深呼吸，才能分辨出空气里隐约浮动的香气。

在花海深处有一团白色耀目的光，有个模糊的人影远远地伫立在那里。南澄在梦里睁大眼睛，可是越想看清越是看不清，猛烈的逆光几乎灼痛双眼，心里彷徨得像一只迷途的小鹿，总觉得要失去什么了，或者已经失去了什么——那些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。

她终于提起裙摆，不管不顾地向那团光和那团人影跑去，可是下一秒，就一脚踏空，坠入无尽的深渊。

梦到这里戛然而止，下坠的身体被现实硬生生地接住，南澄艰难地睁开眼时发现时针已经跃过数字8有点距离了。

她飞快洗漱完毕，下车后一路飞奔，到报社的时候也已九点过半。

“南澄，今天起晚了啊？”

“啊，哈。”她不好意思地承认。

“昨天那个老婆婆丢猫的新闻做好没？”

“做好了，不过照片的位置我还想再调一下，晚些放上去。”

“行。”

每天上午，办公室里的对话都差不多，工作的内容也差不多，南澄如果没有出去采访，就是坐在位子上写稿子、做版面。

她前年毕业后进入了这家报社，在周刊部做特稿记者。弱势媒体的小记者，不问政事，只能写些无关痛痒的民生新闻，大多时候只是些左邻右舍间的家长里短，夫妻恋人间的鸡毛蒜皮。

南澄有时候会对着电脑屏幕上连自己都觉得无聊的稿子想，这就是她曾经梦想过的新闻人工作吗？

“铁肩担道义，秒手著文章”——念书时的誓言如今听来有种悲催的喜感。

苡米却对南澄的不甘嗤之以鼻，她说：“梦想这个东西本来就和生活没什么关系，生活是柴米油盐，本来就是充满烟火气和琐碎的，而梦想是瑰丽美好的，既不能吃也不能用，还摸不到触不着。平时做白日梦，想想就好了，梦想的吸引之处本来就在于无法实现，安稳的工作，平淡的生活，这些才是王道啊。”她还打了个比方，“生活”就像家里的黄脸婆、糟糠之妻，而梦想是“情人”，“情人”固然刺激貌美，但若发生什么意外或者事业失败，陪在身边的多半还是原配。

不过话虽如此，苡米自己的生活却从没趋于平淡过，和南澄少女时代就内敛持重，毕业后更是从不行差踏错半步相比，她宋苡米的“后青春期”又漫长又精彩。

这不，她最近便又换了一个日籍男友，理平头，一字眉，单眼皮，